道光甲辰歲新鐫

元[illegible]氏手著

改定井田溝洫圖說

非能園藏板

改定井田溝洫圖說序

溝洫之制有二一爲貢法之溝洫周禮遂人所載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等云云是也朱子言溝洫井田決難並行者即此一爲井田之溝洫攷工記載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倍遂謂之溝十里爲成成間倍溝謂之洫等云云是也俗傳溝洫圖者不知創自何人諸說經家多取之以列簡首陳陳相因未有證其得失者會友人劉子爾棟持以問余余按其圖凡兩方方內縱橫各九畫界爲小方一百目如奕局狀前方每目作一井於左右毘邊之兩界註其上下兩端曰[illegible]遂上下毘邊之兩界中正註溝字方外正註遂縱橫註溝橫字以爲一成式後方四角註洫字如前畎遂狀上下毘邊

註澮字如前註溝字而於方外左右加註兩川字一本橫註上下端則又誤中之誤矣其餘洫縱澮橫如前法葢以一目作一成而合之爲一同之式其下則繫以攷工溝洫之文而爲之詮繙玩之餘懵然莫窺其頭腳久乃悟圖所繪者葢貢法之溝洫也而繫之說者又井田之溝洫也既已枘鑿不相入而又謬合畎遂爲一處按畎縱則遂橫又一畒三畎百畒一遂二耜爲畎兩畎爲遂疎密不同大小亦異豈容混合而又謬置於井之外遂周禮遂人夫間有遂葢一井之中凡九遂則圖中每目當一夫註當一井不合而又闕其中間細目而不之註如前方直界每界當註遂縱後方每直界當註洫縱方顯疎密大小矣種種乖謬遂合閱者茫然不知畎遂之大小洫澮之疎密兩川之間含納幾澮兩澮之內共包幾洫一澮之長爲里幾許一遂之徑該田幾何以此示人不如暗中摸索矣因不揣固陋輒較正而改訂之且爲井田圖以補其闕云余曩讀周禮小司徒一條見鄭氏所引司馬法田制與經文錯出竊意經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各自其四以登於都並匠人十里爲成百里爲同之說類皆準開方之法簡直易施何乃三夫爲屋十井爲通十成爲終零奇破碎殊難畫一及此圖成乃知爲溝洫所界亦自然之形勢也按圖索解雖阿耋光顏瞭然識其脈絡矣乃細註而詳說之藉以應劉子之問亦不無裨於經學云

改定井田溝洫圖說目錄

秦安楊　燾元曾氏著
男敦基樸山　收藏
孫繼曾復齋　輯編

上卷

井田溝洫圖第一
一夫百畝圖
井田溝洫圖第二
方里爲井圖
井田溝洫圖第三
十里爲成圖

井田溝洫圖第四
百畝一同圖
下卷
貢法溝洫圖第一
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圖
貢法溝洫圖第二
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圖
附鄉遂田制辨
商周田制說
成周兵制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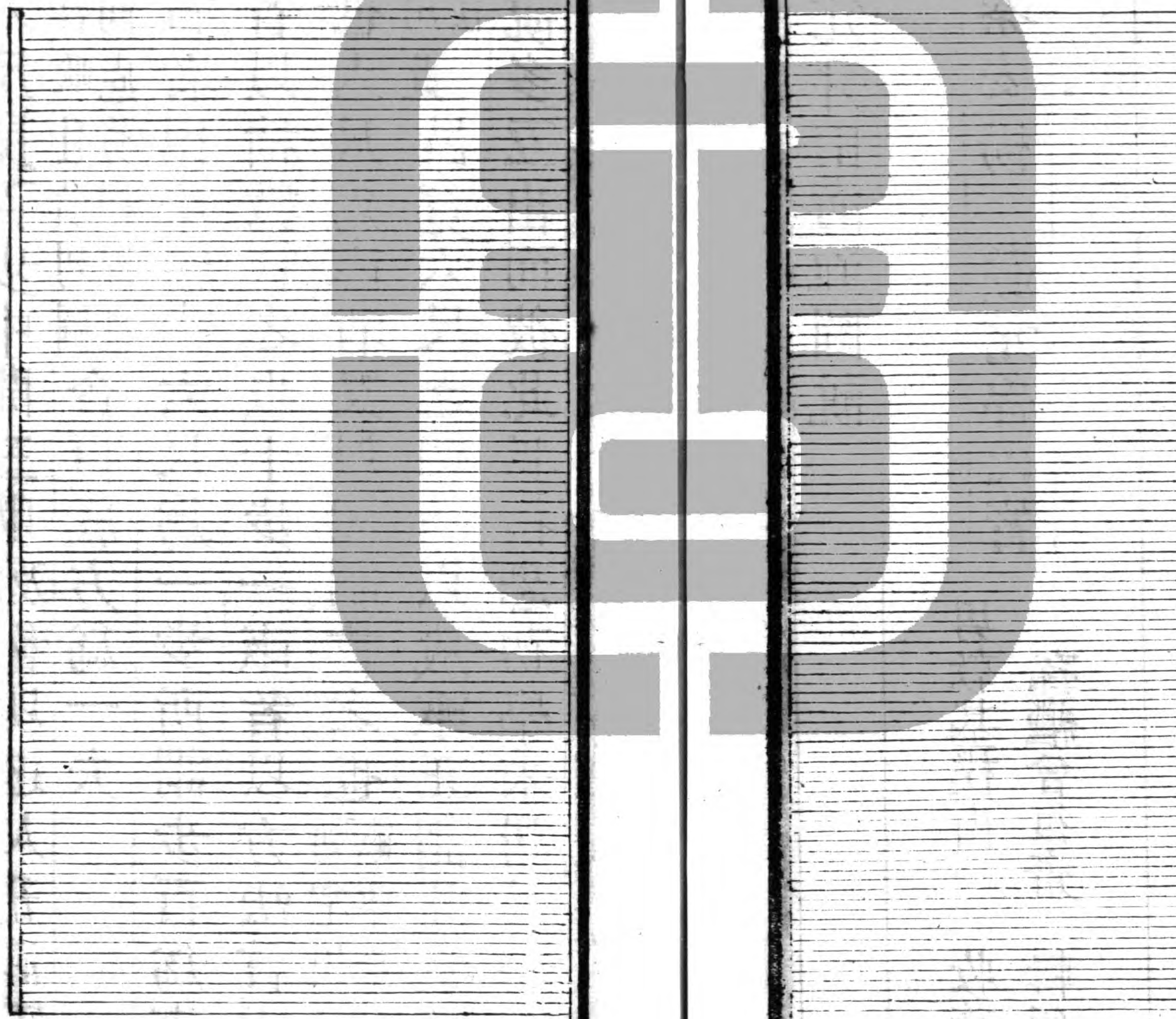
改定井田溝洫圖說

秦安楊　燾元曾氏著
男敦基樸山　收藏
孫繼曾復齋　輯編

第一

井田溝洫圖

一夫百畝之圖



一夫百畝圖說

方百步為一夫一夫之中橫開百畝每畝廣六尺長百步中開三畎畎廣深各尺圖未之及者以遂人五溝不言畎且橫列圖間慮易相混也合百成方為一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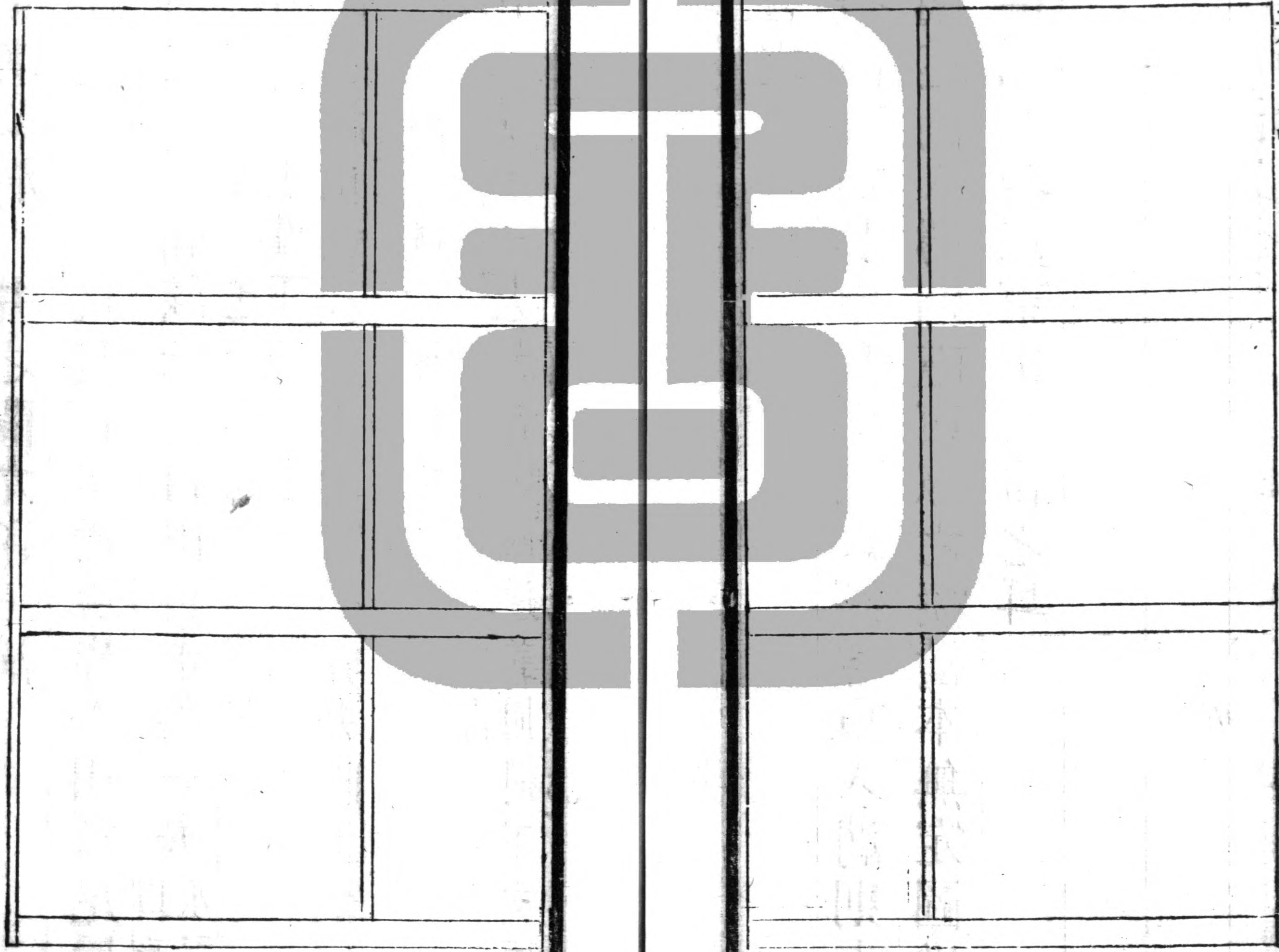
古者田法縱橫六尺為一步所謂步百為畝者以積數言之也十步一畝者以方法言之也六尺為畝者又以田制言之也如宅田二畝半即不用此法呂覽六尺之耜所以成畝正謂此也諸說多互出而彼此牴牾恐初學未辨故特斷言之

按詩南東其畝長樂劉氏謂遂東入溝則畝南遂南入溝則畝東畝之縱橫本無定圖唯橫開者特以東田寄言之耳

第二

井田溝洫圖

方里為井之圖



方里爲井圖說

每方百畝爲一夫之田夫田之外縱者爲遂橫者爲溝一井之間九遂三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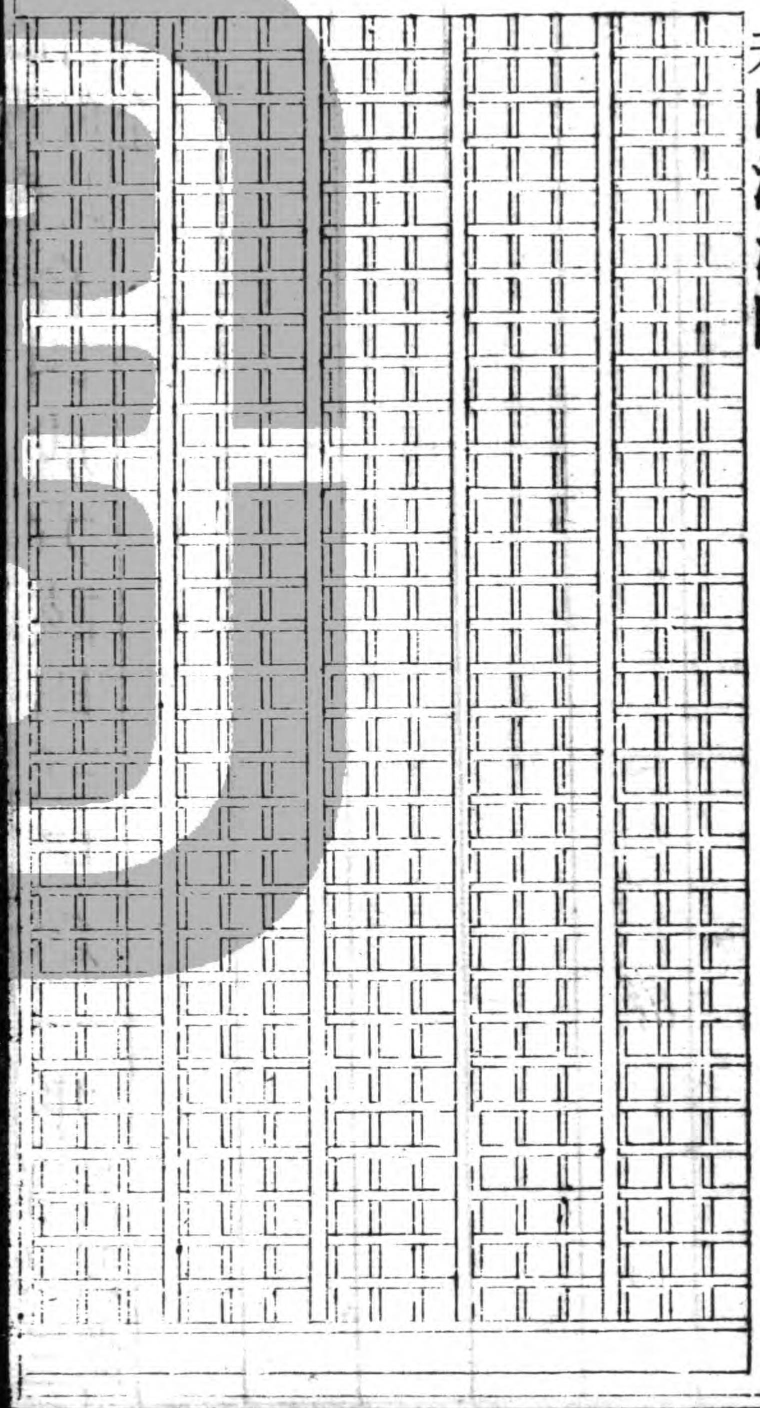
遂廣深各二尺長百步兩邊界夫田首尾屬溝兩遂之間該畎三百田百畝爲一夫（以受水計之則每夫一遂云兩遂者以界邊言之且上灌下納必兼兩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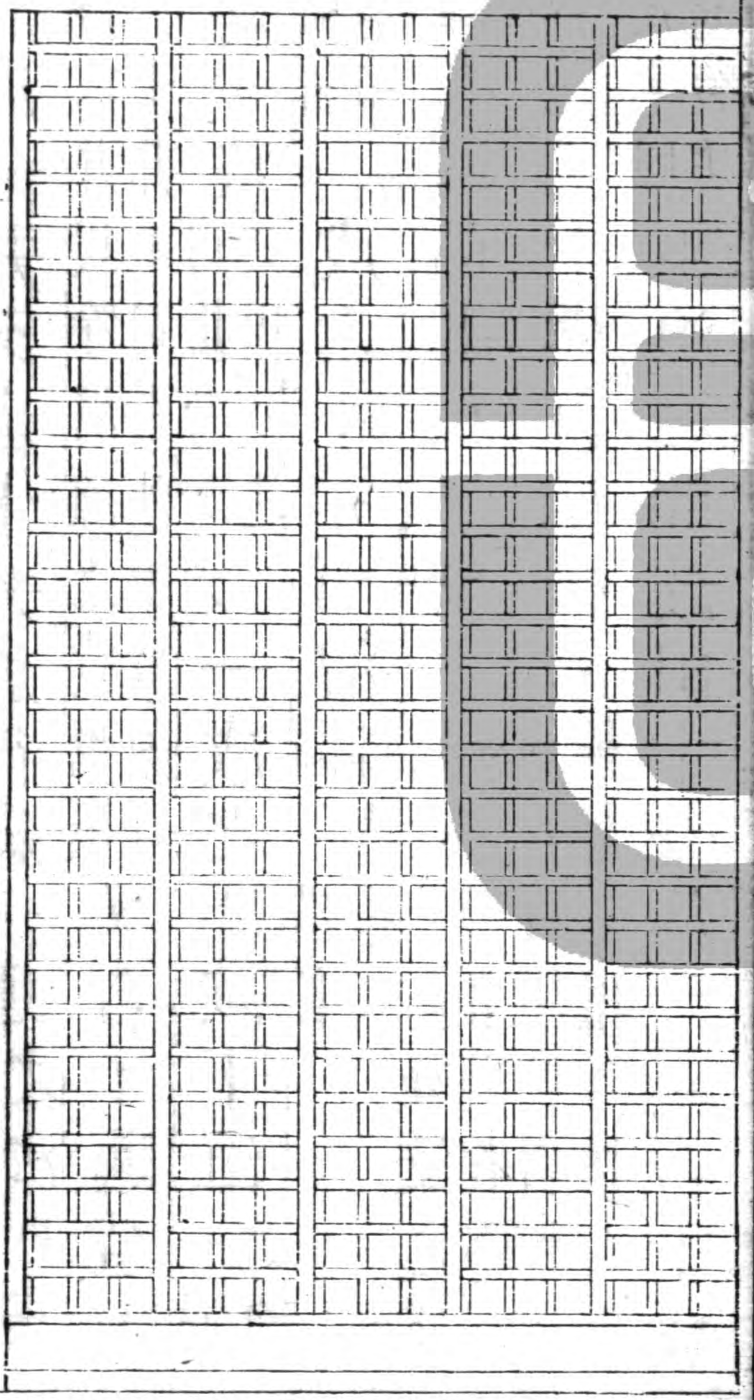
溝廣深倍遂長一里兩邊仍界夫田上納三遂下灌三遂首尾屬於洫兩溝之間該三遂田三夫爲一屋（以受水計之實得一溝言兩溝者與兩遂義同同下文兩洫兩澮皆倣此）合四成方該田三屋爲一井（實只三溝四溝義仝前）

十里爲成之圖

第三

井田溝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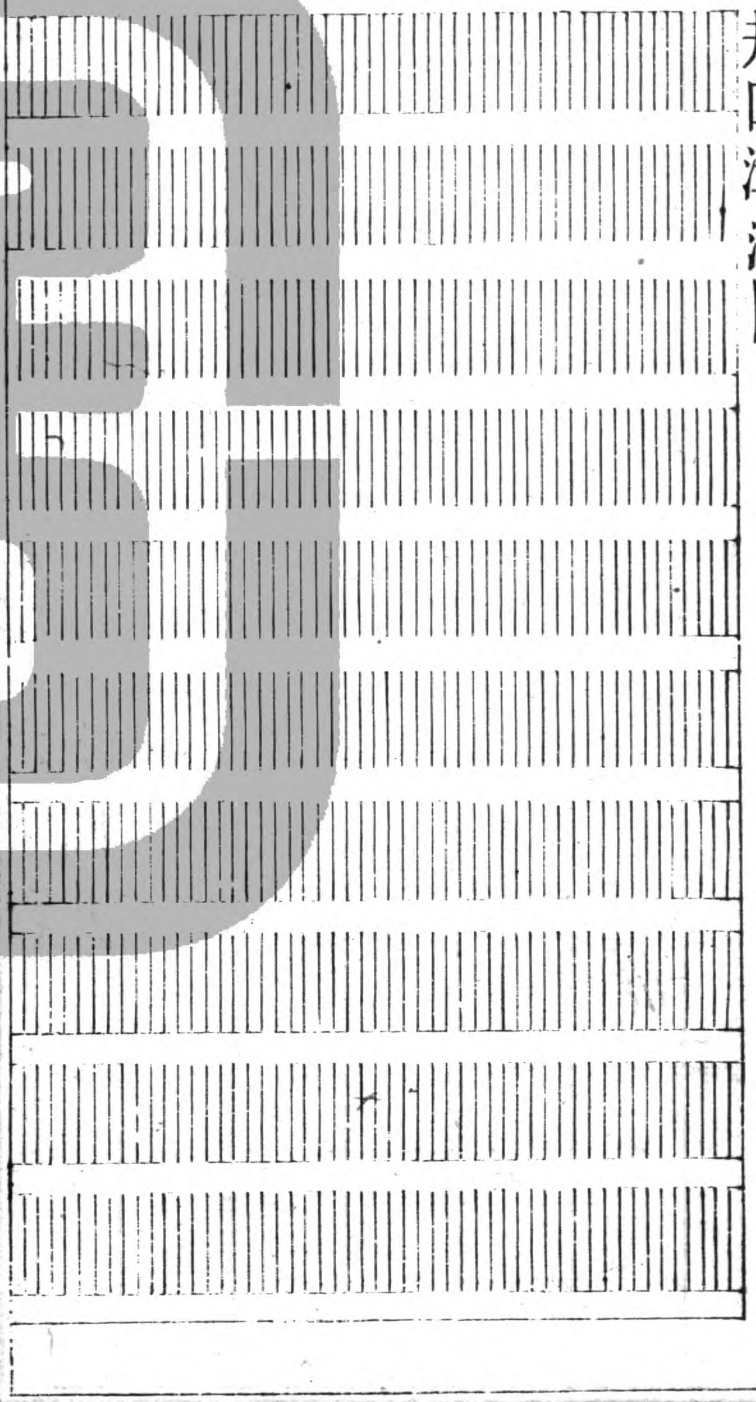
十里爲成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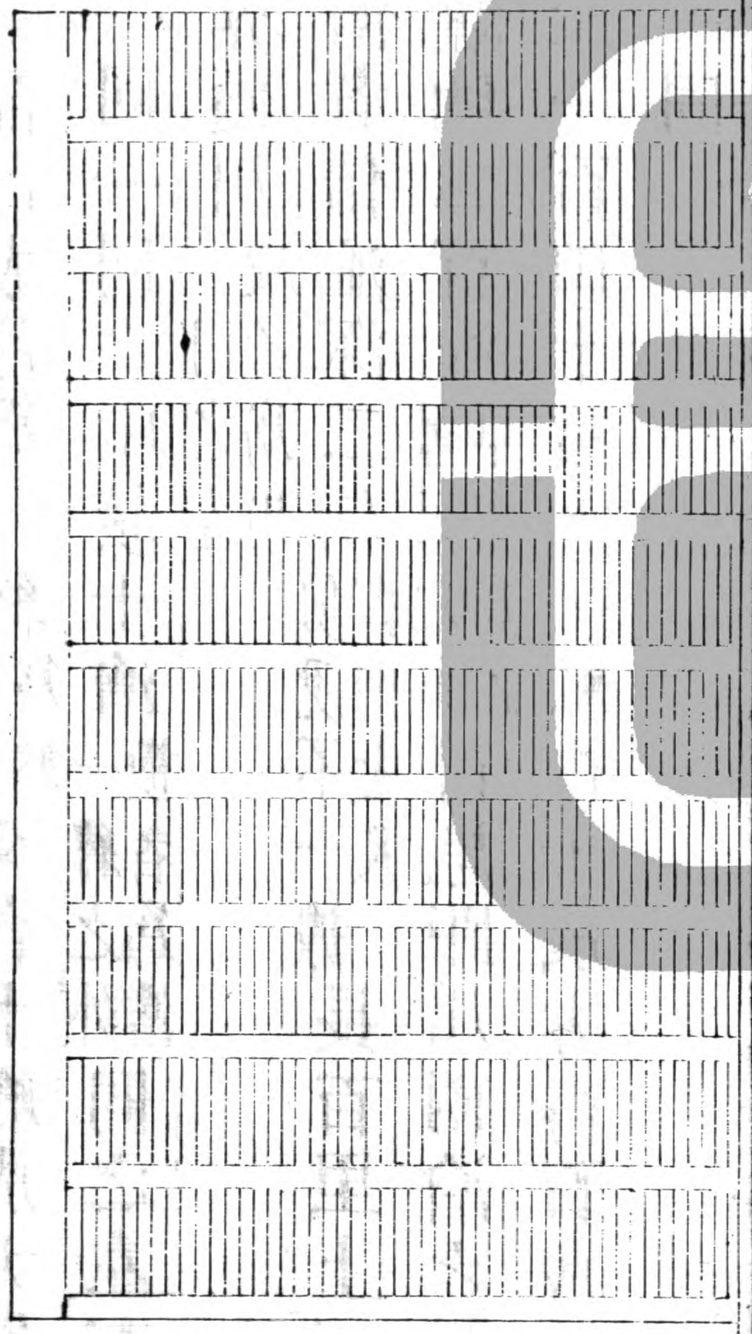
每一小方爲一夫合三成行爲一屋屋合九成方爲一井又合十井成行爲一通按以北畝之法則只得八井以除溝洫之費也圖作十井本司馬法舉成數耳又合十通成方爲一成以北畝考之只得八通一成之間該十洫一通之外縱者爲洫一成之外界兩澮圖下橫者即澮也洫廣深倍溝長十里上納三十溝每屋之外橫者爲溝下灌三十溝首尾接澮澮長百里統百洫以幅隘姑澮十洫以爲式全圖見後方兩洫之間該田十井爲一通合十成方得百井爲一成以北畝之法實得六十四井

第四

井田溝洫圖

百里一同之圖





百里一同圖說

每一單畫所界小行爲一通合十成方爲一成合百成行爲一終（十成爲終）又合十終成方爲一同一同之中該十澮（一終之外橫者爲澮）同之左右界兩川（一同之左縱者爲川）

澮者倍洫深二仞（仞說不一據鄭則七尺）長百里上下灌納二百洫（每通之外單畫爲洫）首尾距川兩澮之間洫一百田十成爲一終合十成方得百成爲一同

川則任其自然以水旣浩大不可力爲故攷工不言其度量然卽所載溝澮諸式亦只標其大畧耳先王設施自多因勢利導豈必純任人力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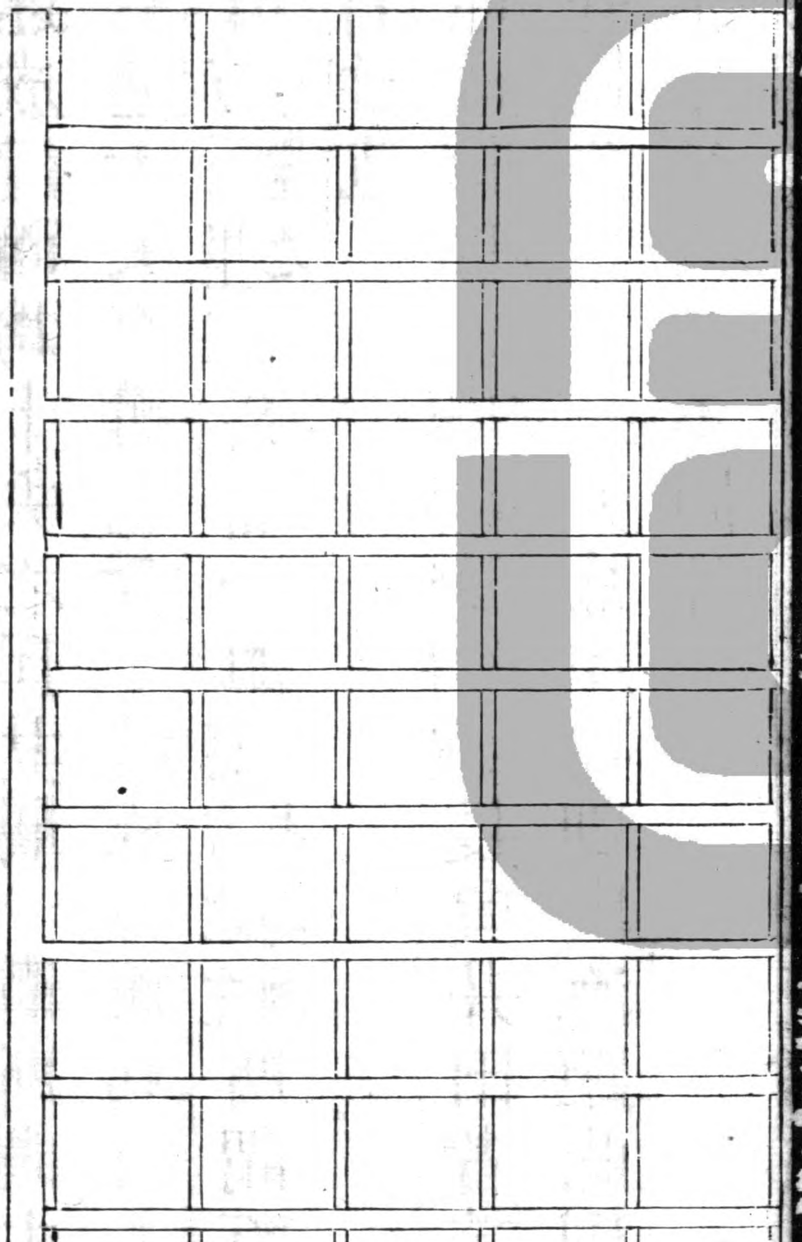
第一

貢法溝洫圖

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

有洫之圖

遂人五溝不言畎疑與井田同



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圖說

每目爲一夫夫間縱者爲遂橫者爲溝合十遂成行而爲十夫之田共屬一溝所謂夫間有遂十夫有溝也合十溝成方而爲百夫之田方三里三分里之一共屬一洫總方之左縱者爲洫所謂百夫有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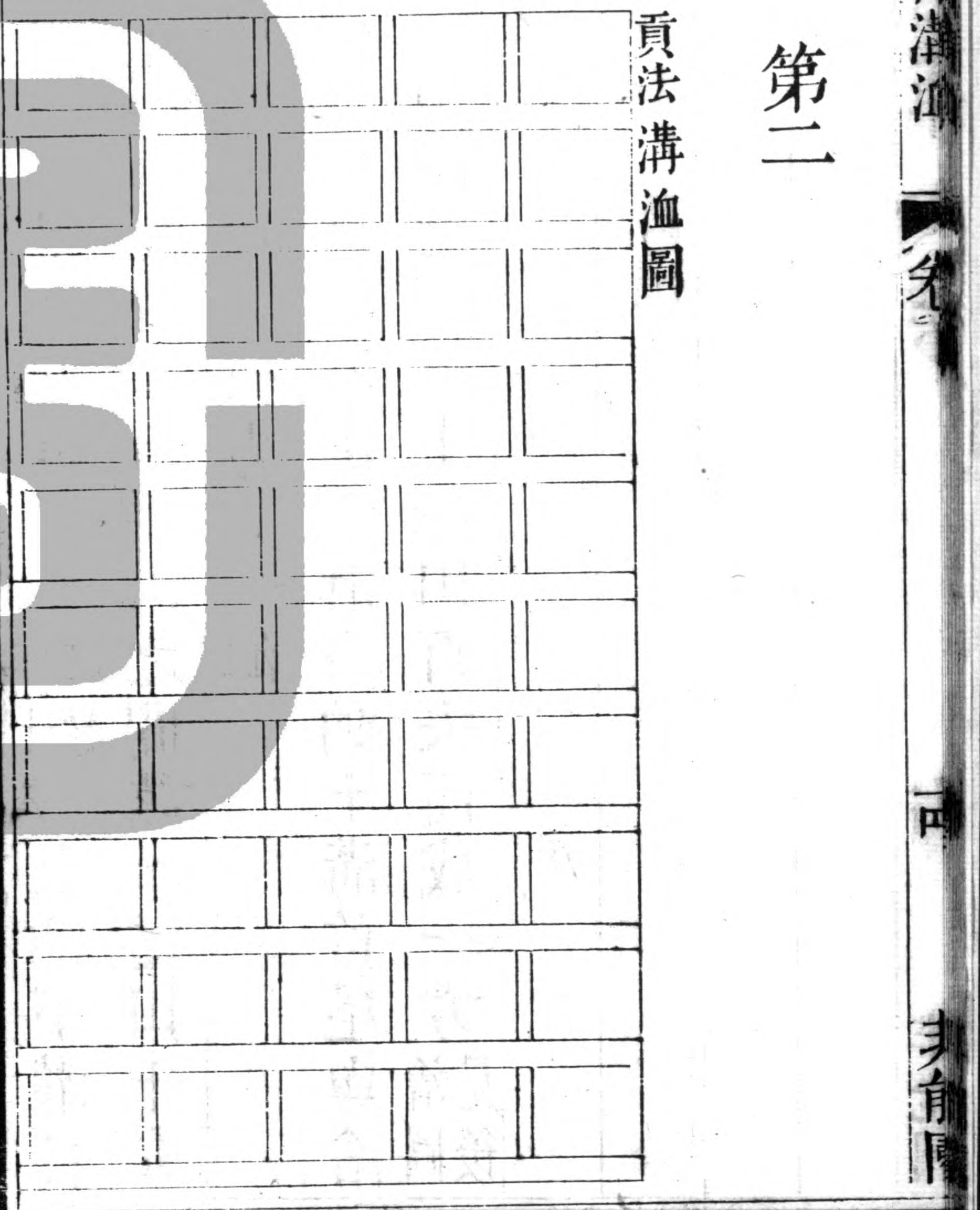
遂經不言廣深鄭註謂與井田同溝洫澮均倣此長與井田者等但井田三遂界三夫成屋而卽與洫距此則十遂始距洫爲不同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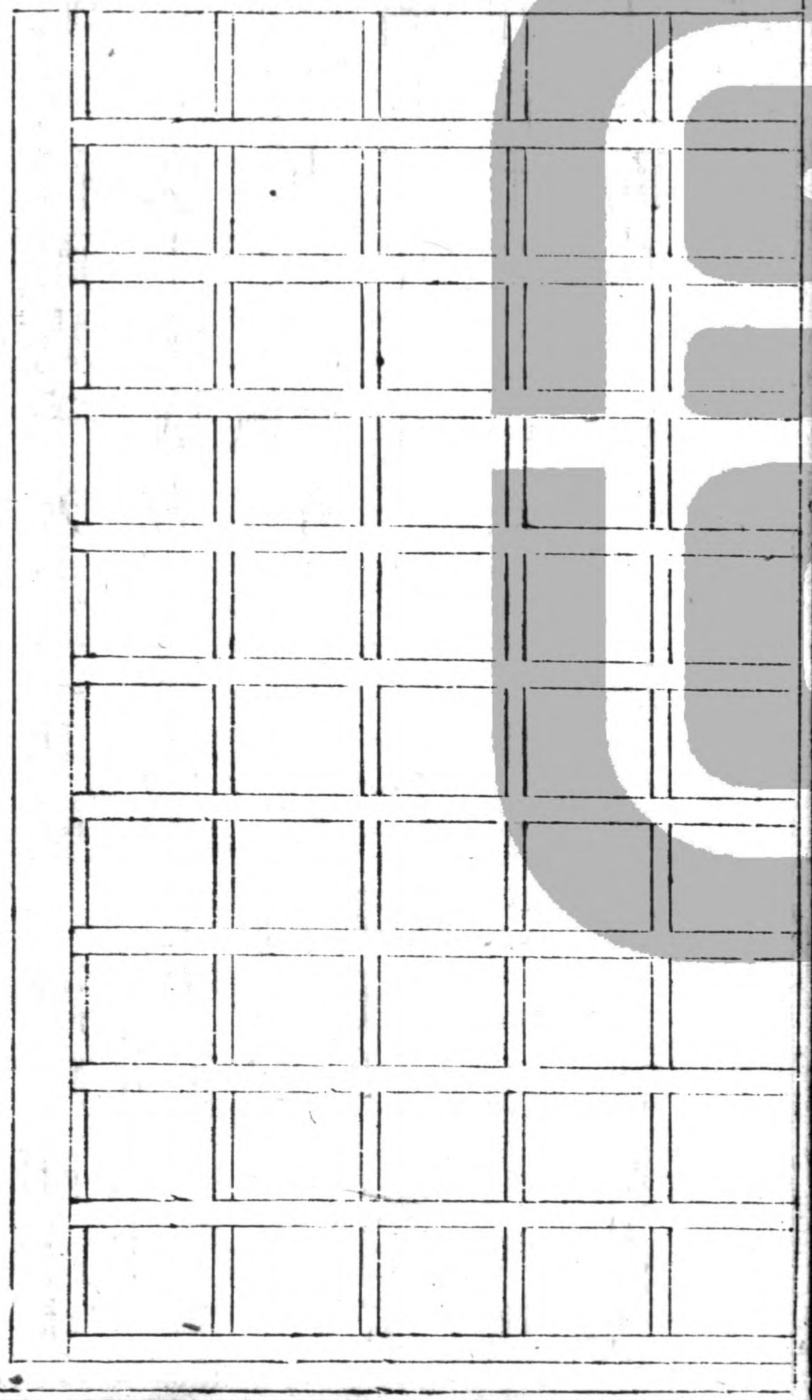
溝長三里三分里之一準十夫之數上納下灌各十遂首尾與洫合兩溝之間該十遂田十夫而成行合十成方共一洫

洫長與溝等左灌十溝右納十溝首尾與澮合兩澮之間該十溝田百夫而成一方澮圖見後方

第二　貢法溝洫圖

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之圖





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圖說

每目百夫百夫之外縱者為洫橫者為澮十洫成行而為千夫千夫之田共屬一澮所謂千夫有澮也十澮成方而為萬夫萬夫之田（方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共屬一川（總方之左縱者為川）所謂萬夫有川也澮長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準千夫之數）上納下灌各十洫首尾與川合兩澮之間該十洫田千夫而成一行合十成方共一川而為萬夫之田

川（賈疏此川亦人工所為與井田之川不同）長不限數而以三十餘里為一節（蓋與澮相準）左右灌納各十澮兩節之間該十澮田萬夫而成一方（此於鄭氏川周其外之說似長）較詩稱終三十里十千維耦者是也

附鄉遂田制辨

周制川原爲鄉山澤爲遂鄉以助而遂以貢助井田而遂溝洫川原之地不盡於六鄉六鄉之外爲公邑山澤之地不盡於六遂六遂之外爲都鄙稽之經文參以情勢無不可知者自鄭氏倡爲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說而其制遂沈湮而難明矣今按周官小司徒載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云云是六鄉用助之明文也遂人載十夫有溝百井有洫云云是六遂用貢之明文也溝洫繫諸遂人文義甚著井田繫諸小司徒條列六鄉而不及六遂則遂實統於下文分地域一條析之爲遂人之職守耳蓋井田方開必地勢平衍乃可施行溝洫横開雖坳凸陂陁無難經畫今於負

郭平衍之區橫開溝洫而乃取都鄙墝埆之地方開井田其亦阻於形勢矣又山谿丘陵之處數武之間高下不同肥磽頓異於是有上中下之差近郊地平如掌縱有沃瘠想亦未甚懸絕且一夫百畝孟子王制俱有明文烏有上地加萊五十畝中地萊百畝下地至二百畝者乎則溝洫之非以行於鄉甚明以經文按之則司馬法通三十家成三百家等說亦非確據不如漢書刑法志考該核確而大司徒一易再易之文必以都鄙冠其首固非無說也而鄭氏康成泥於孟子埜九一國中十一之說且以縣都等名有類都鄙遽倡爲鄉遂貢而都鄙助亦疎於考矣世傳井田剏自黃帝其說荒忽不足據卽以爲然帝堯遭洚水之警平原隰皋皆成巨浸可耕作者率在巖阿

岡巒之處故禹貢載蒙羽其藝岷嶓旣藝其明徵也不然以後世觀之荆揚沃饒甲天下而禹貢列田何以雍居上上耶徒以洪水初平厥土塗泥惟雍州地高故在當時爲最饒則雖井田之法創自軒轅至此亦不得不變而爲橫開之法此夏貢之爲溝洫不待考而可以理決者及夫數傳而後雖復降居川原而其法已定嗣服守文未便更張至成湯革命創制顯庸始易溝洫爲井田而於山谿邱陵之不可以方開者殆亦因而不改焉周監二代貢助並行亦職此之故此則康成所見及而未晰言之後儒昧於其旨或以井田按貢法或以溝洫合井田故說多齟齬至求其說而不得則潢加穿鑿百端附會正不如朱子疑而闕

之之爲善也今試取地官一書融通會合自鄉師以至泉府中間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與遂制不合而其雜職則有司市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肆長及泉府諠騰紛囂儼然都會附郭之景象而於司關掌節之後始附以遂人而其間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隣長旅師等無一與前文相符者其不一制亦明矣外此設官雖有委人土均與遺人均人相表裏亦實同而名必異而其雜職則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炭囿人之類無非山澤之職善讀者但玩其編次之法亦可恍然於其說矣

附商周田制說

孟子稱三代田制除夏用貢法自爲規模外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俱用井田而授田之數則不同先儒疑其變易成法爲多事而滋之擾或者謂尺度有盈縮則畝有大小周之百畝卽爲商之七十畝而疑者翻謂襲其數之實改尺度以冒增多之名此爲愚民尤非先王所宜出故至今以爲疑予謂尺度盈縮此緣時以成變遷非先王意爲損益之何嫌愚民特自商至周年代未遠不能如此懸絕也竊意變易成法未必一概決裂因革之中自具權衡更其細目而仍存其大綱數之所合卽爲工之所止固不覺其煩擾矣嘗卽其數而核之商之七十畝計方當得八十

三步有奇合九成方約計二百五十步如司馬法合百井而成方當得二千五百步以里法三百步除之計得八里零百步正合周制一甸之數一甸六十四井計方得八里是變易不過於溝遂而商之一成卽周之一甸先王制田其緣邊每存餘地故便於遷就如周一甸八里之外四旁各餘一里以治洫一同百里之內四旁各餘十里以治澮而洫僅八尺澮僅二尋此外皆餘爲地也蓋自洫以上皆因而不改也疑者曰司馬法爲周末之書不當據以考商制則子合百井以成方之說不嫌鑿空歟曰此承夏之遺法耳夏以十起數故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商雖易之爲井田而十井爲通十通爲成仍仿其遺制至周破七十畝以就百畝於數不得不減少始以八起數而爲六十四井矣雖說近附會而於

理可通於數有合或足備一說附存以俟識者之考訂云

成周兵制考

成周之制雖云寓兵於農實則兵農未嘗不分世稱兵農之分始於戰國之秦者殆非也葢古者丘甸以出軍實比閭以徵卒伍自分兩端魯頌所稱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者是也不然千乘當用十萬人戰士猶需七萬五千而公徒僅三萬者則何也說者曰車乘多而公徒少準三軍之數以其餘爲羨卒也似也然天子六軍出於六鄉何以無羨卒且與丘甸之法不合也竊謂兵農之分不自秦始故在春秋則晉作三行魯作三軍既已作之復廢毀之作則籍其民而爲兵而立之官以董率之廢則削其籍以歸農廢其官而隸之於平民假使兵農不分是舉國之民無非卒

伍又何用作之而更何容廢之毀之哉而曾頌所謂公徒者又將何屬哉然則成周之時兵農既分將為兵者廢耕作一切仰給於官已如後世之制歟曰亦非也兵仍寓農特徭役簡而征斂薄當如後世屯田之法矣如此則天子之六鄉卽為天子之軍戶平時以軍法治之有事以兵符徵之寬徭省賦以優之蒐苗獮狩以習之而六鄉之外所謂四邑為邱一馬三牛之出止軍資四邱為甸長轂一乘而外甲士步卒之屬亦止依數以供軍實耳司馬法作於戰國或並士卒而征之則邱甲田賦諸秕政通行於列國之後非成周之舊規也間嘗擴而論之三代以後人稠而地狹故地重於人有地之君不必招徠而終不患於無民

三代以前土曠而人稀故人重於地封國之餘非善撫戢而卽不能以自立孟子言民為貴者蓋謂不得民心馴至有意外之變其禍緩此後世所共者也此謂人重於地者則土地荒蕪無可授田其憂至近此惟上古為然耳至於王者諸侯或創建國都及就封異域其締造之初尤必有親丁以維繫之觀鄭初就國至與商人為盟誓以相依倚蓋後世田歸于民故重於遷徙而土着者多上古田由官授而民不得以自專故無所繫戀聚散不常六鄉卽為天子之親丁如周初二南之民六州之衆自與庶殷多方不同緩急可恃故置之於郊使相近而為兵六遂為遷徙之客戶流轉無常故隸之於野勢較遠而為卹古時情勢自當如是戰國時悉民為兵本非古制悉民為兵當昉于管仲其作內政寄軍令卽其微權也秦獨析之為二雖亦未合乎先王而尚存遺意後世非之未盡當矣

[illegible] 卷[illegible] 三 [illegible]

中华古籍保护